

《道德经》英译中的意象映射与创仿

郭 印, 杜永欣*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意象是从具体体验中提炼出来的在个体心智中留下的印象,是译者对现实“体验互动”与“认知加工”留下的精华。意象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凝聚着人类的体认智慧,《道德经》是意象英译研究的理想蓝本。本文以理雅各、林语堂和吴经熊三位译者的《道德经》译本为例,运用感觉知觉、意象图式、认知识解等认知方式,对《道德经》的多元背景、话语视角、语义逻辑及句法结构进行体认分析,并借助“映射”与“创仿”机制(如对应、筛选、增删、改写、置换)分析译本的转化与重构及三位译者对于《道德经》中出现的意象各自的翻译处理方式,以说明典籍翻译中意象“映射”与“创仿”的理论及应用。

【关键词】体认翻译学;《道德经》;意象;映射;创仿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规划基金项目):体认翻译视角下《道德经》传播效能研究(项目编号:24YJA740018)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8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24

The imagery mapping and creative imit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o Te Ching*

Yin Guo, Yongxin Du*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Imagery, refined from concrete experiences, constitutes the impressions retained within an individual's mind. It represents the essence of a translator's “embodied interaction” with reality and subsequent “cognitive processing”. Laden with profou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crystallizing human embodied wisdom, *Tao Te Ching* serves as an ideal exemplar for studying imagery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o Te Ching* by James Legge, Lin Yutang, and John C. H. Wu. Employing cognitive approaches—such as sensory perception, image schemata, and construal—it analyzes the multifaceted background, discursive perspectives, semantic log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Mapping” (e.g., correspondence, selection) and “Creative Imitation” (e.g., addition, deletion, adaptation, and substitu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evident in the target texts. It specifically analyzes how each translator handles the imagery encountered in *Tao Te Ching*. The aim is to elucidate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of imagery “Mapping” and “Creative Imi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Keywords】 Embodied cognitive translology; *Tao Te Ching*; Imagery; Mapping; Creative imitation

1 引言

语言是人们在与现实世界“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只有在人的“认知”作用下,“语言”才可能与“现实”发生联系(王寅 2019: 20)。王寅(2020)在“认知翻译学”的基础上,提出体认翻译学的概念,并尝试描写和解释不同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映射”、“创仿”等不同体认方式。

作为道家经典,《道德经》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译本众多。据美国汉学家邵谧侠(Misha Tadd)统计,截至 2022 年,《道德经》已有 97 种语言的 2052 个外译版本^[2],居外译汉籍之首。众多版本的存在也证明了译者的体认各不相同。本文探讨的体认方式主要为“映射”与“创仿”,以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3]、林语堂^[4]与吴经熊^[5]三位译者的英译本为例,探讨

*通讯作者: 杜永欣

他们在翻译同一意象的具体实例, 分析其背后涉及的体认逻辑, 为典籍翻译研究提供认识的新视角。

2 体认翻译学视角下的意象概念

“意象”(image)为客观物象经人与世界的互动体验(反射)和认知加工(折射)后留在心智中的印象, 又叫“心象”, 它具有下线性、抽象性、框架性、模糊性、情感性等特征^[6]。各民族都有这种基本的体认方式。

《周易》中可见“天地、水火、山泽、雷风”八种常见的自然形象, 此乃八卦, 由此又演绎六十四卦, 可解释大千世界, 揭示深层哲理。所谓“立象以尽意”, 实为借“象”来建构意义的认知机制。

人们凭借直觉或直感来认识事物的感性形象(即有形、有色、有声的意象), 意象是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在心智中相碰撞而整合出的产物。人类凭借意象来识记事物, 划分范畴, 进行思维, 组织语言, 理解世界^[7]。因此, 探索语言中所含的意象, 便可有效达意; 以意象启发想象, 实现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有效交流。

意象是连接语言与意义的桥梁。意象代表着一定的物体或事件, 传递着它们的信息, 具有鲜明的感性特征, 可为文本增添留白, 使每位读者读来都能产生自己的见解。《道德经》中的意象概念丰富, 意义深远。对于某些具体意象, 不同译者会采取类似的处理方式, 这体现了体认翻译学中的“体”, 即“体验互动”。因为人类总会身处大致相同的现实世界, 身体构造也大致相同, 对于某些事物的认知必然共通。而对于某些抽象意象, 不同译者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就体现了体认翻译学中的“认”, 即“认知加工”。认知加工体现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某项事物的认知必然会带有主观性, 认知差异也由此形成。

3 映射与创仿

在对物理世界体验互动之后, 由于译者主体性不同, 对于物理世界的认知也必然不同, 因此经过认知加工后的语言与现实的对应就差别更大了。

体认翻译学中的“映射”是指基于一种语言所形成的概念或思想被映射入另一语言使用者心智之中的过程或结果^[7], 以论述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两套“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及创造性的模仿。以汉英互译为例, 汉民族与英语民族基于各自的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与“认知加工”后, 分别形成了汉语与英语。中国人与英语国家的人尽管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现实世界, 也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 然而, 由于各自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者发展出了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这种差异在认知层面上

尤为显著, 因为它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反映, 而是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不同文化主体间的独特理解和诠释。因此, 相较于现实层面的相似性, 认知层面的共通性进一步减少, 展现了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差异。简而言之, 尽管现实条件有所重叠, 但文化的深层认知却因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的差异而大相径庭。而到了语言表达层面, 由于不同语系之间的结构、字词各不相同等原因, 体现出的差异就更大了。三个层面的差异逐步增加。译入语与译出语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因此, 英汉互译时表现出的差异, 其实是各自认知的双向“映射”。

由上可知, 翻译的生成要经过“现实世界”与“认知世界”的加工。而译者需要“体认”理解源语文本中的意义, 并映射与建构译入语, 在这一过程中, 译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双语之间的有些表达差异虽然可以克服, 但也存在很多客观“不可译”的差异。此时, 就需要“创仿”。如其字面含义, 即在翻译时可以创造性地模仿, 既发挥主观能动性, 又要以原作为蓝本, 不能脱离原文主题思想。以仿为中心, 创而有度。

4 《道德经》英译中的意象“映射”与“创仿”

4.1 三位译者的“体认”经历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 也是近代著名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深受 17 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译者与原作者“情感认同”主张的影响, 在其中国典籍翻译中力主“以心见心”。针对翟理斯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挑起的“道家大战”, 理雅各于 1888 年在该刊发表长文予以回应: “以己心(mind)去把握一位作者的风格, 进入其心灵(mind)及思维想其所想, 是要花费时间的; 我从来都是在相信自己做到这点后, 才发表我的译作。……我觉得把握老子并非易事。当我觉得在‘道’这一问题上, 自己开始与老子心灵融通(en rapport), 而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亦可望行将结束之时, 我为《不列颠季刊评论》写了《道德经》一文。”^[8]因此可见, 理雅各对于《道德经》翻译是建立在情感认同和认知移情的基础上的。

林语堂生于农民牧师家庭, 从小接受的便是中西合璧的教育, 对于中文与英文都有深厚的造诣。1963 年, 林语堂迁居美国, 受到美国工业化文明高节奏和高强度的冲击, 也了解到了在此文明下生活的美国人民精神的贫瘠与痛苦。林语堂自身的文化背景使他了解中西文化与时代的差异, 因此他决定传播东方文化, 让美国人看到中国典籍中的精神世界。他深晓《道德经》的精髓, 也深知其中蕴含的道家思想, 其英译以传达《道德经》意义为主, 借鉴并超越了韦利的译本, 同时并不

拘泥于原作的形式,对原作进行解构,重新构篇为《老子的智慧》一书。对于外国读者而言,《老子的智慧》一书语言自然易懂,给读者以亲切感,引起了巨大反响。

吴经熊(John C. H. Wu, 1899-1986)幼时接受过私塾教育,酷爱英语。他曾就读于由美国卫理公会于1915年在上海成立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比较法学学者,并于1937年受洗入天主教。这份经历使吴氏在翻译《道德经》时,使用了大量民国时期训诂学和考据学话语^[10],大胆质疑了以往《道德经》中约定俗成的解读,对于某些字词创造性地贡献了自己的见解,也会将《道德经》中的政法思想与西方法学话语相比附。

4.2 《道德经》英译当中的意象“映射”

刘宓庆(2005: 93-101)曾以映射--投射--折射--影射为层进顺序^[11]论述外物进入人心智成象的渐衰层级,映射的模仿程度最高,经认知加工的复杂度最低。意象与现实事物之间能直接对应,一般为直接隐喻。

(1)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释义:天地无所偏爱,对万物一视同仁。

再来看一下这三位译者的译文:

a. Heaven and earth do not act from (the impulse of) any wish to be benevolent; they deal with all things as the dogs of grass are dealt with.^[3](Legge)

b. Nature is unkind:

It treats the creation like sacrificial straw-dogs.^[4](Lin)

c. Heaven-and-Earth is not sentimental;

It treats all things as straw-dogs.^[5](Wu)

“刍狗”这一意象,首先要理解它的涵义。“刍狗”指的是在祭祀仪式中用草扎成的狗形物,仪式结束后被烧毁或丢弃。此句“刍狗”这一意象是表达在天地的眼中,人也只是万物中的一份子,没有区别。

对于古时的读者而言,提到“刍狗”脑海中会浮现稻草狗的形象,也了解它是祭祀用的;而这一意象背后所隐藏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减了。当今母语为中文的读者看到“刍狗”二字或许不清楚此为何物,译成英文后,信息进一步滤减。理雅各与吴氏将“刍狗”译为了 straw-dogs 或 dogs of grass,只是将“刍狗”的字面含义映射到了英译之中,而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却缺失了。只有林语堂在 straw-dogs 前增添了 sacrificial 一词,试图为这一映射在英文中的意象还原面貌。

(2)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释义:天地之间,岂不像个风箱吗?空虚但不会穷

竭,发动起来而生生不息。

a. May not the spac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be compared to a bellows?

'Tis emptied, yet it loses not its power;

'Tis moved again, and sends forth air the more.^[3]
(Legge)

b. How the universe is like a bellows!

Empty, yet it gives a supply that never fails;

The more it is worked, the more it brings forth.^[4](Lin)

c.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ere seems to be a Bellows:

It is empty, and yet it is inexhaustible.

The more it works, the more comes out of it.^[5](Wu)

《说文解字注》云:“橐龠也。按许云。囊也。囊橐也。渾言之也。……小曰橐。大曰囊。……無底曰囊。有底曰橐。皆析言之也。”^[11]龠,指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说文解字注》云:“樂之竹管。……今經傳多用簫字。非也。三孔。孔同空。……故從品。龠,理也。”^[11]由此可见,“橐龠”是一种牛皮袋制成的鼓风吹火器,乃风箱的前身。而三位译者均译为了 bellows,该词的英文释义为 a device with an air bag that emits a stream of air when squeezed together with two handles, used for blowing air into fire. 该词由古英语 belga 与 belly 一词组合演变而成, belga 的意思是“任何东西的凸起部分或凸面, belly 意为“皮革袋,小袋,荚”,所以 bellows 简单理解就是凸起的皮袋,可用于鼓风吹火。

由此看来,将“橐龠”处理为“bellows”并无不妥。二者都为皮袋制成,较容易联想到其间中空,“道”的力量才“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12]。但是, bellows 除该含义外,还有一种含义为伸缩管。所以,一种语言中的“意象”映射到另一种语言之中,尽管有相对对等含义的词可替换,不同的词其中蕴含的情感与意义并不一定能完全等同。

(3)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傚傚兮若无所归。

释义:众人都兴高采烈,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我却独个儿淡泊宁静啊,没有形迹,好像不知嬉笑的婴儿。落落不群啊,好像无家可归。

a. The multitude of men look satisfied and pleased; as if enjoying a full banquet, as if mounted on a tower in spring. I alone seem listless and still, my desires having as yet given no indication of their presence. I am like an infant

which has not yet smiled. I look dejected and forlorn, as if I had no home to go to. ^[3] (Legge)

b.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merry-making,
As if partaking of the sacrificial feasts,
As if mounting the terrace in spring;
I alone am mild, like one unemployed,
Like a new-born babe that cannot yet smile,
Unattached, like one without a home. ^[4] (Lin)

c. All men are joyous and beaming,
As though feasting upon a sacrificial ox,
As though mounting the Spring Terrace;
I alone am placid and give no sign,
Like a babe which has not yet smiled.

I alone am forlorn as one who has no home to return to. ^[5] (Wu)

“太牢”为牛、羊、猪三牲之肉做成的食品，以牛为主，用于祭祀或宴席。再来看三位译者对这一意象的翻译，分别译为了“a full banquet” (Legge)、“sacrificial feasts” (Lin)、“sacrificial ox” (Wu)。吴氏将“太牢”具体的意象较为完整地在英语中还原；林语堂增添 sacrificial 一词，也稍能体现祭祀之意，但丧失了“牛、羊、猪”的意象；理雅各则直接省略了“太牢”一词原本的意象，较为笼统。

由此可见，“意象”由一种语言映射到另一种语言之中时，完全挪用有一定难度。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地理环境、习俗文化等的不同，两种语言中都有对应的词语及相同的文化内涵的情况较少；不完全挪用则更容易实现，即将原文意象中的含义搬运到另一种语言之中，但目的语中不存在该意象，所以译者会以表意为主翻译原文，译文也需要读者结合上下文去理解。

4.3 《道德经》英译当中的意象“创仿”

(1)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

释义：虚空的变化是永不停歇的，这就是微妙的母性。微妙的母性之门，是天地的根源。

“谷神”中的谷该做何释义呢？严复曾言：“‘以其虚，故曰谷’；以其因应无穷，故称神；以其不屈愈出，故曰不死’。”

“谷神”这一意象象征“道”的虚状，绵延不绝。

a. The valley spirit dies not, aye the same;
The female mystery thus do we name.
Its gate, from which at first they issued forth,
Is called the root from which grew heaven and earth.

^[3] (Legge)

b. The Spirit of the Valley never dies.

It is called the Mystic Female.

The Door of the Mystic Female

Is the root of Heaven and Earth. ^[4] (Lin)

c. The Spirit of the Fountain dies not.

It is called the Mysterious Feminine.

The doorway of the Mysterious Feminine Is called Root of Heaven-and-Earth. ^[5] (Wu)

理雅各与林语堂都将“谷”照字面意思译为了“valley”。而吴经熊质疑这种译法，受民国训诂考据学的影响，根据“谷”的甲骨文的原初符号，大胆将其解读为泉眼，译为“Fountain”。与下文相联系，“Fountain”可引申为“雌性生殖器”，与玄牝之门“母性之门”的含义相顺承。吴氏在考据“谷”字原初符号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加工，又不失对原文本的尊重，乃为较成功的“创仿”。

(2)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释义：慈爱所以能勇武；俭音所以能厚广；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

“器”这一意象用来指代万物。

a. With that gentleness I can be bold; with that economy I can be liberal; shrinking from taking precedence of others, I can become a vessel of the highest honour. ^[3] (Legge)

b. Through Love, one has no fear;

Through not doing too much, one has amplitude
(of reserve power);

Through not presuming to b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One can develop one's talent and let it mature. ^[4] (Lin)

c. Because I am merciful, therefore I can be brave.

Because I am frugal, therefore I can be generous.

Because I dare not be first, therefore I can be the chief of all vessels. ^[5] (Wu)

理雅各与吴氏都将“器”译为了“vessel”（器皿），该词具有“供奉、纯洁、神圣、顺从”的宗教含义，这也与两位译者的宗教背景息息相关。

林语堂虽幼时受基督教影响，但青年时期开始背离基督教，认为唯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翻译《道德经》时对道家偏好自然的哲学推崇备至，认为《道德经》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他曾在《老子的智慧》中提到自己对该句的理解：它的理由

至为简单,盖如是则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击,因能立于不败之地^[5]。因此,他创造性地去掉了“器”这一意象,将其所含的隐喻意义从“万物”转译到了“个人”层面:发展个人才能并使其成熟。这样的创造性翻译经过了译者的体认,与原文有一定出入,但却也符合《道德经》传达的整体思想,也可谓“创而有度”。

(3) 渊兮,似万物之宗。

释义:道如此的深邃博大,好像天地万物的主宰。

a. How deep and unfathomable it is, as if it were the Honoured Ancestor of all things!^[3](Legge)

b. Fathomless!

Like the fountain head of all things.^[4](Lin)

c. Fathomless, it seems to be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5](Wu)

“渊”为深远之意,“宗”一意象三位译者的处理方式不同。此处的“宗”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源。Legge对该词进行的体认加工是“honoured ancestor of all things”,认为宗就是万物的祖先。“宗”这一意象原文并无拟人化,而理雅各将该意象创造性地置换为了人。林语堂将“宗”译为了 fountain head——源泉,以泉水比拟,凸显道如生命之源那般重要。吴氏将“宗”这一意象在译文中去掉了,注重传达该句整体意义。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意象的创仿要扣住作者的原义和主旨,不能完全偏离原文。“创”和“仿”两者互为补充,同时需创而有度,这便是翻译。

5 结语

《道德经》中的意象字词凝练,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使人读来能联想到对应的场景与画面,其翻译尤其不易。所谓“理解即翻译”(Steiner 1975/2001: 48),不同的译者对于这些意象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基于这些理解又对此进行了“映射”与“创仿”的加工。从体认翻译学的角度对“意象”进行分析,不仅能发现不同译者认知过程中发挥的能动性差异,为体认翻译学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还能使读者意识到典籍在从古文到现代汉语再到英语这一转化过程中可能的文化

意蕴流失,从而激励译者加大对古代优秀典籍文化的学习与吸收,在翻译时做到“创而有度”。

参考文献

- [1] 王寅.体认语言学发凡[J].中国外语,2019,(6):32-36.
- [2] 邵谧侠.老子译本总目:全球老学要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
- [3] Legge, J. Tao Te Ching [M]. Overland Park: Digireads Publishing, 2016.
- [4] Lin, Y. T. The Wisdom of Lao Tse [M].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48.
- [5] Wu, John C.H. Tao Te Ching [M]. Colorado: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6.
- [6] 王寅.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映射与创仿[J].中国外语,2020,(9):48-56.
- [7] 王寅.体认翻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8] Legge, J. A Critical Notice of The Remains of Lao Tse, Retranslated by Mr. Herbert A. Giles [J]. The China Review, 1888.
- [9] 刘骥翔.历史与机构场所中话语建构的译本面目与译者身份[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7):16.
- [10] 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南京:中译出版社,2005/2012.
- [1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 [12]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3]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200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